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三、奇境天開

公遐初意這等洪水，谷外一帶必已一片汪洋。到後遙望，並不見有人影，只是洪流怒喧，依舊聲如雷轟，震得山鳴谷應，聽去驚人。正在臨風四顧，忽然發現相隔不遠高原之上似有一股輕煙，搖曳林表，疑是兩少年家居之處。正要趕去，覺著山風吹體，濕衣已然半乾。低頭一看，才想起下身衣褲連鞋襪已被洪水沖去，只剩半件破碎不全的半截夾衫穿在身上，神情十分狼狽。暗忖：這等衣不蔽體的醜惡神情，連褲子都沒有一條，裸著下身，如何到人家去？何況傷痛未愈，左臂酸麻，好些不便。想了想還是回到原來小村，向村民買借衣履，二次前來比較穩妥。

於是查看來路途向，往回走去。誰知來時與村人同路，且談且行，忘了遠近和那崎嶇難行之處；這一回走，覺出越走越難。週身傷痛，饑疲交加，一算途程，所差尚遠。因由崖頂繞來，所行又非原路，只照前面峰巒趕去，連經兩處險徑，實在無力再走。

這才想起，來時力健身輕，自然容易；此時週身是傷，腹中無食，如走平地尚難遠行，何況險峻的山路，趕回村去再來，決辦不到。又見山徑迴環，走了個把時辰，並未走出多遠，前面還有一條絕壑，擋住去路，無法飛渡。反正亂闖，只得走到哪裡是哪裡。如若尋到地頭，這類隱居山中的異人奇十決無世俗之見，便向他開口求助，借些衣履，也必慨諾。

萬一尋他不見，本山花木繁茂，黃精、首烏、薯芋之類山糧和別的野生果實也可採掘充饑，再要打到一兩隻野獸，如肥鹿、野兔之類更是美味。念頭一轉，重又走回去路。

脫險之後，先在高處行走，只聽水響，不曾見水，不知無意之中走了相反的路，心還奇怪。後雖繞往山峽近處，山洪到此已然流入絕壑之中，仍未發現水影。及至中途折轉，走回原路，想起崖頂所見大片高原林野，曾有炊煙由樹林中升起，以為異人必在林中居住，便朝那地方尋去。為了週身酸痛，下來容易，再往上走更是艱難，只得繞山而行。

本意沿著山麓繞往那片高原，尋訪異人是否在彼，誰知越繞越遠，形勢也越險峻，往上攀援，已不可能，再看前面，已到盡頭。左面山崖直到終點都是壁立千丈，寸草不生；右面便是那條絕壑，無路可通；再繞回路，更不知要走多遠才能尋到。心正愁急不耐，體力交敝，傷痛難忍，忽聽水聲洋洋，越發聒耳。

暗忖：方才谷中山洪聲勢何等猛惡，如何一路走來不見水影？水聲又如此洪大，震得四山皆起回應？先疑水聲來自壑底，走過一看，下面雲霧蒸騰，深不見底。側耳一聽，水聲似由前面壁間傳出。忙即尋去，快到盡頭，發現危崖之下有一石洞，水聲便由洞中傳出，空洞回音更是震耳。

遙望前面似有光影閃動，因有谷中遇水前車之鑒，覺與前見光影相似，嚇得往外倒退，待了一會兒，朝內注視，先前由明入暗，不曾看真，及至在暗洞中站了一站，漸漸看出那是一座前後相通的大洞。外面雖是一片水光，相隔頗遠，並無波浪騰起，彷彿一片湖蕩，對岸好似還有人家田野。

心想：莫非長安城外所遇馬上少年便住對岸？心中一喜，忙即往裡走。

那洞又高又大，地更平坦，前後相通，出口比來路高大得多，陽光由洞外斜射進來，照見裡面甚是整潔。兩旁暗影中好似還放著幾個木架和一些發光之物。因快走到出口，看見對岸人家田畝花樹，急於趕去，也未細看。匆匆走出洞口，目光到處，瞥見洞外並非湖蕩，乃是大片盆地。

地勢頗低，廣約百頃，四外皆水，當中凸起一片平地，宛如一片島嶼，孤峙中心，兩岸相隔不下三四十丈。來路洞口在一危崖之上，離水面約有兩丈來高。對岸卻是清波粼粼，離水不過一兩尺光景，上面大片田畝縱橫，果樹甚多，時見人影出沒疏林淺草之間。

定睛一看，乃是兩個中年婦女，挑著兩桶水正往林中走進。想起半身赤裸，如何見人，慌不迭往後縮退，隱身洞側，朝著廣溪對岸凝望。忽聞桂花香味隨風吹來，香味甚濃。待了一會，遙望對岸靜蕩蕩的更無人影出現。斷定馬上少年必住在此。自己衣履不週，如何見人？對方又有婦女，無心撞上更難為情。

中間又隔著這麼寬的溪流，也難飛渡，意欲候到對方有男子出現再打招呼。又等了一陣，始終不見人影。漸漸看出對岸房舍向陽而建，對岸一帶乃是人家房後，無人往來，又恐驚動婦女出現，不便大聲呼喊。眼看日色偏西，饑腸雷鳴，山洞當風，透體生寒，口又渴得難受，實忍不住，意欲去往洞外察看溪這面有無人家，先飲溪水解渴，再打主意。

出洞一看，洞外還有好些平地。由洞口起分向兩旁各有一條丈許寬的山崖，種著兩行桂花樹。時近中秋，枝頭滿布金粟，花開正繁，清馨濃郁，香風陣陣，聞之神爽，人卻不見一個。再見前面不遠石崖之下，還有一條坡道直達水邊。心想趁此無人，解了口渴再說，忙往下跑去。

到了水邊，發現左側一株柳樹下係著一條小船，兩旁萬字朱欄，四角各插著一根酒杯粗細的木柱，上面一個白布平頂的帳篷，內中約坐三四人。船頭上放有茶爐酒灶、茗碗杯盤，均極精雅。長約丈許，可供四五人盪舟之用。離船不遠又一兩頭尖的小船，形制特奇，長只七尺，前後可坐二人，上橫四槳，均是純鋼打就，映日生光。停在游船不遠的石崖之下，用一根鐵釘係著船纜，插向山石縫裡。

方想：那地方離岸兩丈多高，並無石級坡道可供上下，相去大船四五丈遠，如何停泊在彼？忽聽少女笑語之聲由岸上隱隱傳來，心中一驚，惟恐被人撞上不好意思，急切間又無處藏躲，見那船上有篷，蹲在艙內不致被人看出醜態，匆匆不暇尋思，忙往船上縱去。

等到艙內，剛剛坐下，忽想起此船是主人的，萬一女子尋來，要用此船，下身未穿褲子，如何起身？心中惶急，耳聽笑語之聲越近，無計可施，只得老著臉候到人來，借著船艙掩蔽，向其明言經過，借來衣服，再與主人相見。

上面笑語之聲忽止，也未見人下來。因恐神情狼狽，引起猜疑，全神貫注上面，正在留意察聽，對方只一現身，立即求借衣履，登門拜訪。等了一會兒並無動靜。微聞船後水響，也未回顧。後來想起，少女笑語之聲到崖而止，這一會不見動靜，莫要被其窺見醜態，已然避去，再要發生誤會，豈不難堪？

公遐心中一急，脫口喊道：「我非惡人。只為長安城外發現兩位騎馬少年，看出高人奇士，一路探詢來此，意欲登門拜訪；不料遇見山洪暴發，把衣履衝去，人又受傷，進退不得。無意中由上面山洞穿過，發現對岸世外桃源，無奈溪水大闊，無法飛渡。

「又聽上面有兩位姑娘說話，惟恐失禮，避人舟中，並非本心。如若須用此舟，請先避往一旁，待我藏入洞內再請回來。並望告知主人，說我蒲城寇公遐專誠拜訪，望借舊衣鞋襪，以便更換，前往拜見，感謝不盡。」連說兩遍，不聽回應。

隨聞後面打波之聲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方才所見梭形小舟，中坐兩少女，一前一後，各持鐵槳，撥浪如飛，往前駛去，疾如箭射，晃眼駛出十幾丈，繞著溪流一轉，往對岸左側小溪駛去，一閃不見。那溪除把那片人家田舍圍繞在內而外，一頭是片湖蕩，近岸之處還有好些殘荷敗梗飄浮水上。另一頭水面較狹，蜿蜒如帶，繞山而過，看去約有一兩里路，不知通往何方。

暗忖：小船泊處石岸壁立，無路上下。這兩少女必由岸上縱落。方才只聽微微水響，並無別的聲音，輕功已是極好。那四片鐵槳看去十分沉重，竟能隨意運轉，船走起來和箭一般，快得出奇。這家婦人女子均有如此本領，主人定非庸流，可想而知。

心正尋思，忽聽山崖岸上又有輕微響動，仰望卻不見人，料知自己蹤跡必已被人看出，連問未答，不知何意。也許自己未穿衣褲，少女害羞，不願相見，少時當有人來。惟恐岸上還有婦女，不便起立，只得仍守船上。等了一陣，終無動靜，兩岸均無人跡。

天色漸入黃昏，一輪紅日已快沉入地平，將圓未圓的明月卻離開波心往上升起。對岸人家已有炊煙，浮動林樹之間，人卻不見

一個。只桂花香味隨著晚風陣陣吹來，人更餓得難受。心想兩地只有一水之隔，現成的船，何不渡將過去登門求見，借取衣履，先求一飽？既是高人隱士，斷無見拒之理。

否則越等天越晚，不特饑寒交迫，長相相持也非了局。主人如若疑慮，早該有人出面，不會如此安靜。只不知那兩少女明見船上來了外人，船行轉角之時並還手指自己說笑，怎會不加過問？

公遐世家子弟，少年氣盛，想到就做。立把船索解開，拿起上面竹篙便往對面撐去。滿擬事情容易，誰知外行大甚，那船先在水面上打轉，漸漸順流而下，到了方才小船轉角之處，船並不曾攏岸，急得週身汗流。又恐下半身未穿褲子，旁觀不雅。

正自無計可施，忽然想起船上有舵有櫓，一人撐船難於前進，忙把竹篙放下，趕往後梢。見船無人駕駛，便往中間駛去。離岸太遠，又見前面湖蕩地勢甚低，三面均是水田蘆葦，一個不巧陷在淺灘之內進退不得，豈不更糟？

心中發慌，無意之中猛力把舵一扳，這時正當山洪暴發、水漲流急之際，那船順流下駛，公遐猛一扳舵，只聽吃咯一聲，那船立時橫過身來，衝向方才少女所去小溪之內：那溪寬只丈許，不論何方輕輕一縱便可上岸。

無奈情急之下用力太猛，水流又急，船雖彎轉駛入小溪，舵柄卻被扳斷，衝向對岸撞了一下。公遐見船隻大半段衝入溪內，還有小半在外，吃浪一衝，又在飄蕩蕩蕩往外退出，慌不迭趕往船頭，拿起長篙搭在右岸短樹之上，將船鉤住。

仗著小溪水面要顯得多，雖不至於被水沖走，終是外行，顧了前頭顧不了後頭，一路搖晃前進。走了一段，漸漸明白水性和操舟之法，那船已被公遐沿途擦撞，鬧了個遍體鱗傷。幾次要想靠岸，不是上面花樹太密無法走進，便是別的阻礙，難於通行。天色也漸昏暗下來，再往前進，兩岸均是垂柳，柳絲千條，低拂水面，濃蔭交覆，景更幽晦。

先前小船早無蹤影。細察形勢，這條港溪好似環著對面園林，作一大圈。心想：共總不過兩里長一條水路，此地四面皆山，只此盆地溪流，能有多大地方？船已被我毀損，且到前面見人再說。正覺所遇太奇，來此已有半日，除聽先前少女語聲而外未見上人，是何原故？

船已到了前面轉角之處，手執長篙，待要轉彎，忽聽右岸大樹後面有一女子低聲喝道：「此非善地，不可再進。趁他們未回以前速往對岸。走出不遠，有一小徑。順著田壟往左，如見道路，不可折轉，你仍照直前行。到了水田盡頭，穿過松林，有一小山，上有崖洞，暫藏在內。再隔一會自有人與你送衣履飲食去。」

「吃飽不要出來，最好候到明日傍午，我再指點你的途向，即速逃走。這船由牠在此，自會命人料理。你如不信，小山之上還有大片松林，不妨隱藏在內。到了半夜，朝著這面遙望，就知厲害了。我本不想管這閒事，念你一時好奇，為交朋友，無心來此，和對頭還不相識，如被主人發現，死得太冤。」

「天已不早，你又途遇山洪，衣履不週，饑寒交迫。如再袖手旁觀，再過個把時辰，主人回來，便有性命之憂，所尋馬上少年又是我們對頭，只被發現，凶多吉少。為此指點你的明路，此事我也有些危險，望你聽完不要回答。好在此時我家的惡人多半走出。附近佃戶雖多，家多住在莊後，無故不會走出，我也不怕他們。有一姊姊情分頗厚，看見無妨。如非防備萬一，還有難處，已親送你前往了。」

公遐注視語聲來處，見是一株槐樹，樹後立著一個少女，身材苗條，貌相甚美秀。聽完大驚，忙即舉手稱謝。隨照所說往左一看，果有一條田岸。前面被臨水草樹擋住，上去不難。

正要縱起，猛想起下半身未穿褲子，長衣又只剩了半截，稍一縱躍，必要露出，重又回身，低聲說道：「多蒙俠女指點明路，無如衣履不週，恐有失禮，請先回身如何？」

說罷，一看樹後人已不見，料已避去，忙把長篙放下，飛身一躍，越過岸旁草樹，縱向對岸田壟之上，往前急馳。

到了小山腳下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方才轉角之處前面乃是數十畝方圓一大片房舍。臨水一座牌坊，坊前溪流較寬，上架一橋，長約三丈。對岸三面花樹羅列，莊前樹林更多，當中現出大片平地，兩旁陳列著四座刀槍架子。天已入夜，月光甚好，看得逼真。

崖洞就在半山腰上，內裡似頗高大，洞口丈許，正對月光，見有兩條石凳，便走了進去。坐定以後，更覺饑渴難忍。少女說送飲食，不知何時才來？聽那口氣，主人當非善類，處境凶危，更恐辜負少女好意，不敢顯露形跡。一時饑腸雷鳴，又冷又餓。正打不起主意，偶一回顧，身後暗影中似有燈光閃動，隱聞悲歎呻吟之聲。

荒山暗洞，景物陰森，又聽少女那等說法，心有先人之見，聽此哀吟，由不得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。暗忖：少女令我在這躲候，怎會有人悲泣？心念才動，又聽裡面有人咒罵求死，彷彿苦痛已極，越想越奇怪，便把隨身寶劍暗器準備停當，輕悄悄朝那有光之處掩將過去。

到時一看，洞壁後面竟是一座石牢，深藏山腹之下，只有兩三尺寬的小洞，外設鐵柵，以供啟閉，燈光便由裡面透出。再定睛往內一看，那牢洞約有四五丈方圓高下，天然生就。牢內地勢凹下，比牢外山洞低約兩丈以上。四面壁立，無可攀附。只柵旁人口掛著一條鐵鏈，似供囚人上下出入之用，鏈已拉起。

鐵柵共只六七根，粗如人臂，急切間也著不出啟閉之法。牢頂懸著一盞長明燈，約有磨盤大小，自頂下垂，離地約有三丈高下。雖有三股燈草結成的大燈頭，但那牢洞又高又大，照得裡面光影昏黃，景色陰森，霉濕之氣撲鼻難聞。牢中只有兩個囚人，一個被人倒吊在離地兩丈的鐵梁之上，是個短小精悍的少年。雖然被吊在內，手腳均有鏢銬，身手依舊矯健靈活異常，捷如猿猴。

本來端坐橫梁之上，似因有人看他，因此倒吊下去。看去武功甚好，平時援著鐵鏈坐在樑上，並不十分吃苦，人也不顯氣餒。另一大漢卻是苦極。身於平臥在一粗木墩上，手腳大張，頭和四肢均被鐵環套緊，釘在木墩之上，絲毫不能轉動。方才咒罵呻吟之聲便是大漢所發，神情十分苦痛。

大漢本來還在咒罵，少年低喝：「老兄怎不聽勸？身落人手，咒罵何用？留神那驢日的狗賊走來聽見，豈不又多吃苦？上洞怎會有人來此，待我問他一聲。」隨轉問道：「上洞何人到此？要殺開刀，不必麻煩。」

公遐低聲答道：「我非惡人，無心至此。二位怎會被人困住？如有用我之處，不妨明言，只能辦到，無不惟力是視。」

少年聞言，微一遲疑，答道：「這裡無異惡鬼地獄，到處佈滿危機，外人到此休想活命。所說如真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如何救人？此牢除卻上面鐵柵小門面外，只有一條地道與賊巢相通，你有多大本領也無法走進。況我二人一個手腳均有鏢銬，一個被人用鐵環將手足頭頸釘住，便能進來，也難救我出險。」

「再待一會兒狗賊便來送飯，固然上洞他不會去，到底小心些好。依我之見，快些藏向洞口石筍之後，等狗賊送完飯回去，我再喊你過來，指點出路，即速逃走。由土山後面繞到危崖之下，翻越過去，立可脫險。此時卻是絲毫疏忽不得。」

公遐見他說時，手挽鐵索，身子略一閃動，便援索而上，坐在鐵樑上面，動作輕快已極。方答：「遵命，少時再來領教。」

忽聽下面鐵鏈曳地之聲遠遠傳來，聽去十分沉重。少年把手一揮，重又倒吊下去。跟著便聽鐵門推動隆隆之聲，由腳底這面走進兩人。一是土人打扮的窮苦囚人，腳上帶鐐，並還拖著一條長大鎖鏈，左手托著一個大木盤，盤中放著一些乾饅和大壺酒水，右手提著一個竹籃。身後跟著一個手持長鞭，腰佩鋼刀的短衣盜黨。